

The cover features stylized green illustrations of plants. At the top center is a small, bushy plant. To the left is a large, feathery plant resembling a pine needle cluster. To the right is a large, broad-leafed plant, possibly a banana or similar tropical leaf, with a prominent central vein and a curved shape.

# 下鄉手冊

中 共 遼 吉 省 委 印

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 目 錄

- 一 東北局關於幹部下鄉問題的決議……………一
- 二 東北局關於組織工作團發動羣衆的工作指示……………二
- 三 發揚馬斌式的羣衆工作……………五
- 四 在本地工作中生樹開花……………童大林……………九
- 五 陶賴昭戰地羣衆工作經過……………馬 斌……………一一
- 六 學習孫良才同志的羣衆作風……………三〇
- 七 地方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馬 斌……………三三

## 東北局關於幹部下鄉問題的決議

「應造成幹部下鄉的熱潮，克服幹部中的錯誤思想。許多到達東北的幹部，對於長期戰爭與艱苦戰爭沒有認識，許多幹部迷惑於城市生活，缺乏下鄉的精神，缺乏群眾觀點，幹部中享樂腐化的情緒是在增長着，這是黨內最危險的現象。這些幹部中不負傾向的來源，一方面是由於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於不認識東北的鬥爭形勢。目前的任務是在幹部中反覆說明東北鬥爭的形勢，使幹部認識鬥爭的尖銳性與鬥爭的長期性，認識能否發動農民成爲東北鬥爭成敗的關鍵，農民不起來，我們在東北有失敗之可能。應強調共產黨員爲人民服務的責任，號召他們跑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統統到農村中去。確定以能否深入農民羣衆爲考查共產黨員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農村者給以獎勵，不願到農民中去的給以批評，造成共產黨員面向農村、深入農民的熱潮，這就可以完成發動農民的中心任務，又可以徹底改正幹部的不負傾向。」

摘自東北局七月七日「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 東北局關於組織工作團發動群眾的工作指示（摘要）

一、爲了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持久的鬥爭，各地黨委應在党政軍民各系統中，動員大批工作人員組成工作團，到能够長期堅持的戰略地，深入農村，配合軍隊肅清土匪，發動群眾，創造可靠的根據地。

二、應該首先在全黨全軍的幹部中，開各種大會小會，首長親自動員，使每一同志面對現實，承認目前我黨在東北之困難情況，及東北鬥爭之長期性與殘酷性，而基本群眾之能否廣泛發動，乃是我黨在東北開爭的成敗關鍵。須反覆說明，我們目前不可能將各種工作樣樣作好，樣樣照顧。而是應該抓住中心環節，選擇戰略地區而採取蝗虫政策，由點到面。至於某些次要工作，應準備暫時受到損失。待羣衆發動起來之後，大批當地積極份子和幹部湧現出來，再求補償和解決。除直接作戰的主力部隊外，在全體党政軍民幹部中應造成下鄉熱潮，並高度發揚艱苦作風，不分職位高低，不論歷史長短，不計個人得失，深入農村，到農民羣衆中去，一點一滴，從一個屯一個村開始作起。應

以此做爲檢查幹部黨性的標準和尺度。只有如此，才能使群眾根據其自身經驗，認識到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爲東北人民服務的，並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和我們生死共，使我們的工作建立在牢不可破的最可靠的鞏固的基礎上，也只有這樣，才能有勝利的前途。否則，如果所有的幹部都坐在領導機關裡發號施令，而不和羣衆的實際鬥爭結合，將只是空中樓閣，即令黨決定你担任再高的工作職位，也將一錢不值。且使我黨在東北的鬥爭，有最後失敗之危險。

三、工作團每至一地，應該吸收原來即在該地工作的幹部和當地積極份子來參加。工作團基本上具有武工隊的性質，應成爲黨政軍民統一的指導機構和模範的工作機關。地委縣委的書記可兼工作團長（此點不應勉強，也可選擇適當的同志担任工作團的負責人），黨委爲團員。而未建立黨的地方，可暫時不建立縣委及區委等組織形式，以便集中力量於工作團，發揮最大的作用，但應估計到這種辦法可能和行政上執行供給前線的任務（如動員車輛、糧食、收集物資等）發生某些矛盾，各團可根據具體情況，除工作團所在地由工作團負責外，可酌留少數可靠工作人員，大量動員當地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參加行政工作以完成供給軍隊的任務。

四、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有其相當強大的社會基礎，目前我黨在農村中實際上還處於開闢工作的時期，一切企圖不經過嚴重的鬥爭、用和平方式進行發動羣衆和建立武裝

(4)

的思想和工作，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必須使基本羣衆在展開經濟鬥爭後迅速進行武裝鬥爭，確實掌握武器，向敵僑殘餘和豪紳地主進行反覆多次的流血鬥爭，使農民和地主撕破了臉皮，結下怨仇，才能他階級鬥爭深入，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並形成人民團的反復鬥爭，建立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人民武裝力量。

五、工作團每到一地，應特別注意在鬥爭中培養和提拔大批積極份子和本地幹部，切忌包辦代替，只任在工作團離開後，該地工作仍有幹部堅持和開展，不受損失。

六月二十五日

## 發揚馬斌式的群眾工作

(七月三日東北日報社論)

馬斌同志是知識份子幹部，過去在華中任過縣委書記。去年十一月到淞江軍區政治部主任運部長，隨野戰軍在剿匪戰鬥過程中作地方群眾工作。在賓縣、李家店、平山、玉泉、八家子一帶除做宣傳、組織救濟、清算等工作外，還做了一些社會調查，向組織上提供了許多地方工作的意見，並要求做一個小地區內的工作。隊伍轉移到滿井打了土匪之後，他即召集僱農分積谷倉的糧，不是我們給群眾散糧而是組織了幾個積極份子去領導分配，這些積極份子害怕土匪再來，地主報復，要求武裝自衛，我們即給了幾枝槍。當隊伍要離開滿井時，羣衆要求馬斌同志不要走，他就留在滿井工作，羣衆替他放哨、站崗，組織了人民自衛隊。他從這些個積極份子中，了解了社會狀況，知道他方槍械很多，這些槍械都向地主漢奸家裡要槍。地主家的槍放在什麼地方，這些區農都知道了，這九戶自衛隊，十四年未敢動過槍的都繳出來了。在很短時間內，自衛軍即擴大

(6)

了並全部武裝起來，深入了反奸清算鬥爭。在這個工作過程中，馬斌同志發現了東北農會的特點是武裝的農民反對武裝了的地主、土匪、大排，鬥爭的規律是經濟——武裝——再經濟。他調查與了解了賓縣的僱農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這個區域的工作發展，先由一屯一村做好向外擴張，反奸鬥爭很快的發展到賓縣西北廣大地區中。領導鬥爭開始只有一兩個老幹部，很短時間內吸收培養了一批僱農積極份子幹部，這些新幹部去新地區發展工作的作用是很大的。後來馬斌同志任賓縣縣委書記，只有少數幾個外來幹部，全縣（除邊沿少數地區）的農民鬥爭都展開起來了。最近他帶領工作隊去陶賴昭戰區工作，在種種困難條件下，說鬥就鬥，他發動了群眾反奸分糧鬥爭。

馬斌同志是賓縣農民中的生龍活虎，他到那裡，那裡的農民鬥爭就鬥開了。他的辦公室內川流不息來往着各村農民的積極份子，農民當他爲自己人，見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隨便拉話。農民的心向着馬斌，當着冰天雪地過年時，農民抬來了野羊，不送別人，單送馬斌。

馬斌同志是我們東北群眾工作的模範。在東北有各式各樣的群眾工作。我們提倡馬斌式的群眾工作。那末馬斌式的羣衆工作特點究竟在那裡呢？我們根據馬斌同志半年來的工作經過，提出下面幾點：



(一) 下鄉工作，有兩種路線，一種是住在地主富農家裡，那裏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裏聽到的是「村裡一切都好」。但是農民對我們工作人員的態度呢？四個大字叫「側目而視」。這種路線叫上層路線。馬斌走的是另一種路線。他出外工作，總是最貧苦的羣衆家裡去住，不怕髒不怕爛，就在農民的炕上住起來。他要了解貧賤城內貧民有什麼困難，就到寶縣找赤貧的房戶家去住，隨即發現了房戶要求減房租，很快就發動了城內減房租、退房租的鬥爭。

(二) 領導羣衆鬥爭，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不問羣衆需要什麼，就把上級決定的清算、減租、分配敵僞土地「傳下去」，結果常常是我們的決定與羣衆的要求，「牛頭不對馬嘴」。馬斌是另一種方法，他的方法是從羣衆的需要出發，羣衆要求清算即清算，羣衆要求減租即減租。去年冬季寶縣城內窮人沒柴火燒，但是上級決定上沒有一柴火一問題，施政綱領上也無「柴火」的一條，馬斌却不管這些「決定」與「綱領」，就去組織砍柴團，親自帶領羣衆到南山裏去砍柴，窮人去砍柴有各種困難（如沒有斧頭、靴鞦鞋、大車），都協同羣衆一起解決了。山林地帶又有胡子，他又把砍柴與打胡子連係起來，把森林區的採伐權交給了農工聯合會。

(三) 發動羣衆鬥爭，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一切都由政府和軍隊賜給羣衆所謂「恩賜」，羣衆自己則既不鬥又不爭。馬斌同志的辦法是另一種，一切推動羣衆自己起來

幹，又鬥又爭。即是分配糧谷類這樣的事，也叫羣衆自己議自己分。寶縣減房租的鬥爭，在鬥爭前與許多積極份子商量了對房主講理辯論的內容，討論誰人先說話，誰人接着講。用這個辦法，一切都是羣衆自己起來幹，又鬥又爭，所以馬斌所到的地方，不僅那個地方的羣衆就鬥開，而且那個地方就出了羣衆領袖。

(四)馬斌同志的第四個特點，有接近下層羣衆的習慣，對農民一見如故，有說有笑，善於向羣衆學習。學到本地羣衆的方言，摸到羣衆的心理，對羣衆說話不是格格不入，說起話來能打動羣衆的心。許多幹部願意隨他一塊去工作，他能調查又能研究，能想問題，過去半年，他在寶縣的羣衆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對於北滿及全東北的羣衆工作，都有很大的意義。他在開會時，不是一般的討論口號政策，而是從實際鬭爭的例子聯繫到原則方法，一切好壞經驗，都加以比較分析，因此幹部覺得隨他工作，能得經驗，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馬斌同志的這種作風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我們提倡每個縣委書記向馬斌看齊，每個縣要出一個馬斌，每個工作隊員要向馬斌看齊，每個工作隊裏要出一個馬斌，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馬斌到處有。

## 在本地工作中生根開花

童大林

本文曾載解放日報副刊，這是寫張萬英團結定邊梁圈全村積極份子，培養本地幹部的經驗。團結本地積極份子與培養本地幹部，在根據地的建設上是極為重要的環節。這一問題在當前東北的根據地建設正在加緊進行之際，尤應特別注意。特予刊載，以供參考。

——編者

(9)

今年六月間，我到定邊梁圈，看見該村村民公學的教員張萬英，那末默默的把可愛的青春和智慧全部貢獻給本村的建設事業，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梁圈是坐落在離定邊城十五里通鄰區定邊大路上必經過一個大村，莊南界長城牆，北有十里沙漠，共有五十三戶，三百多人。從一九四三年起，水漫地已達四五百畝，稻麥子佔三分之二，素有小麥場之稱。全村有一百多條駱駝，三十二對牛，是全縣最富足的一個莊子。當一九四二年秋天，二十歲的張萬英在三邊師範畢業後被分配回到本村當小學教員，當時這村子的工作非常的差，但是張萬英有一個決心，一定把本村工作搞好，不辜負父老一番扶育培養的心血。三年來他沒事從不出村，或進城，也不串門子，老百姓都說他是好人，不會

做壞事情，放心子弟和他接近。上級認爲他善於團結積極份子，進步快。果然，三年了，梁圈裡過得多麼有朝氣啊！這裡有受過邊區文教會評爲「特等教育模範」的村民公學，有得到三邊惠署獎爲「保衛邊區的柱石」的模範哨崗，去年春耕時，發動起二十九對牛的大變工，今年的莊稼比別的村早種十來天，並及時的變工鋤草，所受旱荒較別村爲輕，特別是水漫地，有人竟以兩垧地收到二百四十之多，不但有十多人會紡線，今年二月間，全村又集股二十八萬元買來一架織布機，準備走向自紡自織。在治安方面，偷竊現象完全絕跡，兩個二流子和一個陰陽也轉變好了，燒了神像，不迷信的有二十八家，絕大部份的家庭已把打掃衛生視爲常事。

梁圈能夠達到今天的景象應歸功於張萬英，因爲自從他回到本村後，在上級的幫助領導下他切實的履行了一個最平常而又最基本的道路，那就是「必須十分注意從本地人民優秀份子中大批的培養本地的工作幹部」。在他所處的具體環境裡，他把全村的積極份子緊緊的團結起來，用該村的村鄉幹部達十二人之多，而他本人也正是「本地人管理本地事業」的邊區農村青年知識份子的一種新型。

兒子學會本事回家來了，村裏的老百姓都表示歡迎，他雖然家裡有慈愛的父母，有身強力壯的哥哥，也有過去在地畔耍瓦片長大的親鄰小友，但是張萬英首先意識到的就是：必須在這些人中間找尋同志，找尋積極份子。

他團結什麼樣的人呢？

第一、在已有工作表現高度熱心的人。如曾擔任徵糧委員的哨站長張萬金，冬天下着大雪抱着病跨過漫到膝蓋的雪坑，跌倒又爬起，從蓮村摸黑到那村去進行徵糧的調查運送，一連五六夜都沒有回家睡覺。不幸張萬金同志因工作過度，積勞病逝，於一九四三年三邊地委專署爲他舉行隆重的群眾追悼會。又如基幹自衛軍張萬珍，曾經幾夜不睡覺，埋伏在路旁等候着走私商人，就在他這種精神影響下，村該哨站於一九四四年五個月中，竟查出進境的毒品三百六十多兩，禁止出境的布疋二十五疋，麥子五袋。張萬英首先把這人團結起，並作爲該村的核心來推動工作。

第二、工作上急需的人。當紡織工作爲嚴重任務提出時，他就看準了富農齊勤，這個過去曾對革命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近年來在民主政府的扶助下經濟發展很快，但與本村羣衆關係仍極隔膜。張萬英却知道利用他的財力來幫助本村的建設，同時對他本人的經濟發展也極有利，就在接近他當中，針對着齊勤全家穿衣費用之大，勸他和全村合股買織布機，結果他出了十萬元，並答應了他四弟學習織布。張萬英抓緊這個機會，發動衆人選齊勤爲婦紡主任。在織布機動工後，齊勤每天一定來看一次，並準備先爲他本家買來土機數架，大量地來開展紡織工作。

第三、有一技之長的人。上級派來幫助開展婦紡工作的王維，雖然曾在工廠裡學過

織布，但群眾工作能力較弱，就讓他兼任教員來幫助他。齊員理、齊忠等農村的知識份子，在家務農。去年冬學運動時，就動員他們出來幫助教冬學。對勞動英雄馮滿德很尊重，他號召青年的莊稼漢向他學習農作法。彭灘有個鞋匠楊玉林，榆林人，過去當過兵，劈刀很好。自衛軍連長葉生華就專門向他學習。到去年自衛軍冬訓時，葉生華也就專門教基幹自衛軍學軍刀，結果在參加全市自衛軍總檢閱中獲得了劈刀的冠軍。

從這裡可以看出，張萬英是怎樣的儘量的團結各色各樣的積極份子，堅決相信着在廣大群眾中積極份子的作用，正是張萬英成功的第一個原因。在這前提下，梁圈的村鄉幹部是沒有兼職的現象的，一個人幹一件工作，同時有什麼人材與辦什麼事業，而不只是死板執行上級給予的任務。這在深入地開展下層工作中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由於張萬英本人工作崗位是教育工作，把積極份子變為知識份子就成了他提高這一批積極份子的方向。的確，他通過文化的工作，政治的教育，才能真正達到持久的生根的團結起來。比如，馮滿蒼、張萬珍、梁煥彩等參加識字讀報，進步很快，因此群眾認為他們能成，就選馮滿蒼為行政村主任，梁煥彩為村長，張萬珍為基幹自衛軍的班長。

在他教育積極份子（包括教育羣衆）方面有幾個特點：

其一是組織形式靈活，適合對象的要求。

去年春他開始在村裡開展社會教育，就依據羣衆自願分開組織不同的形式，有一羣

報組」五人（願意聽報不願意識字的），「讀報識字組」十三人（又願意聽報又願識字的），「識字組」十二人（主要識字），「讀報組」七人（都是自己能看懂三邊報，識一千字左右），後來就在這個基礎上轉變成村民公學，訂出全村四年掃除文盲計劃，掀起了識字運動的熱潮。

到去年十一月冬學運動時，他估計到群眾白天還要生產，晚上怕到學校裡坐板櫬挨凍，全村既有五六個舊有的知識份子，於是就採取分散的學習據點的方式，真正實行了「民教民」的方針，主要的是發揮了這些舊有農村的知識份子的特長，學校裡又派出小先生來幫助，參加這次冬學運動的羣衆達一百五十五人。

冬學運動結束後，一大批積極份子是團結在張萬英的周圍了。即使在農忙時，每隔五天的晚上，都自動集會到學校裡去，經常到的人有二十多個。從今年古歷正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五，共集合十四次。他們最喜歡聽國家大事，所以十四次中就有六次座談時事，同時他們這種集合又是活潑的，有三次晚上是專門娛樂，因為大部份是年青人，唱啦，吹啦，拉啦，鬧啦，紅火連天。

其二是對不同對象有不同的教育內容。

對基本的積極份子，以政治教育為主，督促在工作中起模範作用，基幹幹長兼村哨站長曹玉明是一個勇敢但是莽撞的人，常從革命和本人利益的關係來關導他，因而影響

到他母親也開通起來，願意她兒子幹工作。因他是自衛軍幹部，就督促他主要抓緊軍事訓練，結果在冬訓全市檢閱中，他丢一斤三的手榴彈達六十七。三米，他領導的這一排得了全市的冠軍。王維很老了，怕調換工作離開家，張萬英就常和他個別談，指出革命的前途是怎樣的光明，並叫他多多看解放日報、羣衆報，同時鼓勵他也練習寫新聞通訊，把本村及自己實際工作材料反映出去，這樣來提高他的政治常識；又如張萬珍年青，學習積極性很高，就拿初級的政治讀物叫他學習，使他應得一些基本的政治常識，因爲他是基幹自衛軍班長要領導人，除了他本身勇敢積極外，是需要懂得一些大道理的，如本村有人私運糧食出境，本有親戚關係，但他偵知後仍報告上級截獲，這是政治教育的結果。

有的積極份子，即着重於工作方面的教育，行政村主任馬蒼還充任村民公學校的校長，工作很忙，張萬英除了常幫助他整理各種職員工作的手續外，還常告訴他報紙上各種新的工作方式，如避免強迫職員學生的現象，他們就分頭耐心向每一家長講理說服。所以，除了兩個女娃外，全村學齡兒童都上學了，並在個別的說服下，三年級七人中，就有五個學生的家長願意繼續送他們的子弟到城裏完小升學。

提高文化是一般要求，且對熱情最高的即特別抓緊，如老漢馮滿銀閑時賣零食要記賬，迫切要識字，所以就常派小先生去督促檢查，不到一年，馮滿銀已識下六百多字，



龍記眼了。王海家裡困難，張萬英就先借給他一大斗蕎麥，這樣一來，王海高興極了，就天天來學校識字。去年九月間，定邊市四八布的市價賣八千元，光華商店減價賣六千五百元，馮滿銀識字進城買布，看了光華商店的廣告，就把便宜布買回了。鄰村圓墩子馮保玉的婆姨不識字，進城買布乃出八千元，這事情給張萬英知道了，就大大宣傳開了，更引起大家識字的興趣。

根據三年來張萬英摸索出來的經驗，要在本地工作中生根開花，基本的一點就是發現團結下層的廣大群眾中各色各樣的積極份子，並緊緊的抓緊教育，適應不同對象，施以不同的政治的、工作的、文化的不同教育內容，把農民中積極份子逐漸變為新知識份子。在張萬英的努力下，我們相信是就會達到目的的。

## 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

馬 斌

陶賴昭位於哈長線上，是松花江北岸車站。

民運工作隊共有十四個人，到達陶賴昭，選擇離車站五里地陶賴昭本屯工作。這裡顯本地幹部說，是陶賴昭的封建堡壘，反動派活動最厲害。

下午即進入陶賴昭屯子，首先要找個地方放下行李，喝水吃飯和休息，到什麼地方呢？有人說到小學校裡，但是裡面沒有房子，學生要上課。到老百姓家呢？開始還要集中吃飯、開會討論佈置工作，分散住不方便，於是找到鄉公所，說我們有幾個人要吃住休息。鄉長派一個鄉丁，很客氣的引我們路，打算把我們送到姓吳的燒鍋家——是一個糧戶，他說這裡吃住都很方便。工作隊不同意，因為住在大糧戶家裡：（一）不便開會。（二）脫離群眾。後來決定住在鄉公所，一個古廟裡，大家休息和了解研究本地情況。

據了解，本鄉對外來幹部的區長派來後，即召開各階層人民會議，進行選舉，選了一個過去未做漢奸的醫生當了鄉長。鄉長說：「上面要組織農會，婦女會、曾幫助了民運工作同志，選舉了農會長（租種三十多地地的富農）和婦女會長。」鄉長說：「我們

還裡全是很窮，沒有什麼大人家，有二百垧以上的有兩家，一百垧以上的有三家，小屯有四百多人家。」他又說：「窮戶很多，賣工夫種活的有三百多戶，但，能種也種不好，沒什麼大戶，全屯二十二個牌。」

傍晚幹部分組到群眾家訪問，打算從羣衆個別談話中，再動員積極者找其他人來抓談，以便了解情況，發現積極份子。但是由於反動地主造謠威脅，有些基本羣衆隨着糧戶的車馬跑了。街上見不着車馬，見不着青年。各圍牆門口站著三四個老頭、老太婆和小孩子，最奇怪的事是十字路口，有老頭子拿樹棍子渡來渡去。後來知道是糧戶放的遊動哨，看看我們部隊有什麼動靜。

幹部傍天黑回來彙報的時候，了解到本屯有五個二百垧地以上的地主，有五個一百垧以上的地主，有五百戶人家，有四百多戶亦負即賣工夫抗活的人。原來鄉長說房金一百至二百元一間，官家未漲漲，實際上貧農房戶說房錢漲到五百元至七百元，羣衆反映：屯長要勞工蠟燭。有一個組了解幾個牌裡因出勞工死了六個青年壯丁；反映屯長多要勞工；反映屯長自己及協和會長（地主）不出勞工；反映過去偽村助理當過五年警察，現在又當副區長是什麼意思；反映高屯長協和會長被縣裡抓去過，窮人一個不願保，被富人保出來了；反映房錢高；反映地租重；反映高吏普遍回貧污；反映積谷義倉全爲糧戶拉回去。積極反映痛苦的人，並自答應第二天連絡貧戶，再行開會討論解決。

工作隊幹部情緒很高，對於發動鬥爭的信心很高。

晚上確定如下步驟：第二天第一個任務是穩定基本群眾不要跑及解釋我們部隊不鬥夫，出動務出工價；第二件事是各組聯合賣工夫抗活的及租種地小戶分組開會，研究羣衆要求，提出口號及確定鬥爭對象；第三天組織大會，佈置鬥爭；第四天開鬥爭會，鬥爭情況要求工作加速進行。

可是第二天工作隊幹部再去找基本羣衆時，青年更少了，原來談話的也走了，原來敢說話的也不敢說了，工作隊後面跟着地主派的老頭子，監視和威脅基本羣衆，使他們不敢接近我們。中午彙報時，各組都是如此，幹部情緒大受打擊，研究出一定是反動地主所佈置。於是決定通過鄉政權，通知一切賣工夫抗活的租種地的都一定來開會，而且要通知一定要到場。因為估計到工作幹部個別去找，易使積極份子孤立，他們怕受打擊，不敢個別的接近我們。估計到工作幹部不能召集大會，而戰爭要求我們大刀闊斧的做，這才通過政權去作。

到會人數是不少呢？不足四千人，是些什麼人呢？老夫太、老頭子、殘廢人、討飯的。這樣一來，工作隊幹部情緒一下受打擊，從來沒有碰到這樣局面，開這樣的會很不起勁，但是這個會還是基本羣衆的會，在開始時，有意義的，於是開起來。既然他們是基本羣衆，既然他們有痛苦和要求，就要爲他們服務，而且也可以通過他們回去傳播我們

的意見，開會的內容是：

「今天開會的人是什麼人。有有錢的沒有？」個別人說：「沒有」。「那麼今天開的會是窮棒子會。」「窮棒子在滿洲國的時候能不能開會？」個別人說：「不能！」也有個別人說：「以前都是有錢的開會，他們說了算，我們窮棒子算啥！」這個人在這種條件下，就是積極份子，他鼓勵了說話幹部的心和情緒。接着談到過去有錢的人開會是討論出荷、勞工、奉仕、獻納，今天窮人開會是說說窮人痛苦和要求時，群眾情緒就高漲了。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自己說開了。有的人高叫：「不要吵，聽話。」實際上講話的幹部，最樂意這樣吵，因為羣衆的心打動了。討論了偽滿時代的一切痛苦，而最要緊的是解決前面的沒飯吃、餓肚子的問題。只有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吸收更多窮人參加會議和團結在我們週圍。很明顯的，要很快的解決這個問題。在這樣的工作基礎上，只有這些老太太、老頭子怎樣提出大的清算、減租……鬥爭呢？不能的。只有找有理和最易鬥爭的鬥爭來解決。這種材料是有的。這就是跟積谷的鬥爭，事情是這樣的：

偽滿時代地主設有義倉積穀，由種地人出，年年累積，以防災荒。陶賴昭屯共有二十七萬多斤，偽滿及事變期間，地方勢力者規定家家打更，窮戶人家沒有男的去女的，沒有大人去小孩。不分晝夜，不怕風雪，替義倉打更，爲了想吃義倉糧。可是事變後，由警察署長變爲維持會長的勢力者和糧戶們討論，除三成作會上辦公外，百分之八十物

歸原主。爲地主及富農拉回去，窮人打更只防住了小偷，未得防住這批強盜（說這話，群眾的信心更提高了），窮人落得一場空。無疑問的，窮人口裡食糧被大戶拉去了，窮人該吃這個糧。

「這個糧食是誰的呢？」「是國家的，我們不吃給國家也甘願。不能給糧戶。」「這個糧食是義倉糧，義倉糧是給什麼人吃的呢？早給那些窮的沒辦法的人吃的。」

「現在給誰拉去了？」「大戶拉去了！」

「窮人拉了沒有？」「一粒也沒拿到！」

「該要該要？」「看官家意思！」

「官家看看老百姓的意思，你們說啥算啥。」「那也不能不講呀！」

「大家合計合計看，看看這些糧食該是給窮人吃該給富人吃呢？糧食是國家的，爲什麼他們私人得？糧是義倉糧，爲什麼給他人不給飢民，窮人爲什麼不分老少一定要打更？」「大家打更了沒有？」「打了！」「打更是我們打，吃糧食是他們吃。」「他們才不吃這個糧，都賣了換肉吃。」「那該要該要呢？」「該要！」「敢要不敢要呢？」「究竟敢不敢要呢？」「敢！」「什麼時候要呢？」「就要！」「大家合計明天要，明天再邀些窮人來，帶着口袋。」

大家帶着一個希望回來了

工作隊傍晚開個檢討會，決定了幾個事情：第一項分散住在基本群眾家裡，用我們的艱苦生活待人態度來感動羣衆，在睡前飯後與羣衆漫談，了解羣衆要求，教育和組織他們參加退積穀糧鬥爭，住在基本羣衆家裡應注意兩件事，一件是要在他們家吃飯，吃了給菜金糧食；一件是什麼地方也能睡，不怕蟲子，不怕孩子哭，不怕馬桶氣味。必須抱着這種精神和具備這種感情，即窮人的屎也是香的。第二是逮捕和鎮壓壞人，首先是在區政府裡當副區長的，他是老警察老村助理，事變後不敢到屯子上，怕老百姓打死他，當了副區長（是封建勢力推選，別人附和的），老百姓對民主政府懷疑。逮捕了他，老百姓會知道我們真的辦壞人，由於外來區長幹部不同意，怕引起其他舊職員的惶恐未能執行。想逮捕其他個把小漢奸惡霸未逮捕到。並決定各個工作人員在晚間與羣衆談話時，注意積極份子，明天退積穀糧時，選他做頭行，注意培養幹部。

第三天是五月二十八號，廟會，早半天來了一百四五十人，依然是老太婆、老頭子、小孩、青年壯丁約有二十來個。這回大家來看看是否真正的能拿到糧。我們即利用這個機會，了解一下羣衆的痛苦。在會上有二三個寡婦，訴說村屯長如何硬叫他丈夫出勞工，把人命送工，關於其他攤派不公的事也說了許多。羣衆情緒比頭一天高。最後才提到退積穀糧，羣衆已經很着急。羣衆說：「我們餓着肚子來開會，要取糧早些取吧。」這只是一個人說的。我們幹部說慢慢來，那老頭說：「慢慢的這是日本人常說的，我們

「要快」後來他變成了代表。他告訴我們說：區上開了三次會，都說有冤伸冤，有仇報仇，說怎樣對窮人有好處，能吃飽肚子。可是開了會走了，我們還是餓着。他告訴我們說：「人家不願來開會就是這個道理，開會雖不像滿洲國那樣，一開就是要這要那，開會必恭必敬的，可是老說也不當飯吃，所以我們總來一個小孩或娘們應付應付。」這提醒我們要很快解決困難和問題。

幹部說：「就去取吧。」於是大家一窩蜂站起來了，好像就準備拿。但是怎樣取法呢？到何處取呢？這個問題一來，大家又坐下了，有一個組織問題和政策問題要在這裡解決。這在頭天晚上工作隊已商量好了。

幹部說：「我們要取糧，要組織起來。」羣衆不大明白。幹部說：「要有人領着去。」羣衆說：「這離開你們民主聯軍幹部不行。」「就是你們領着我們去」。這把幹部難住了，又不能說不領着去，又不能說領着去，只好說：「我們都去，但還由本屯子人推幾個領頭的，理要你們說，人家才心服。糧食你們才知道多少，烏黑頭不飛，蛇無頭不行。」大家贊成了。

推舉什麼人呢？恰巧張福成老頭子他說要快，最受人歡迎，大家推他，於是大家贊成再推一個也是老頭子，這個老頭的兒子出勞力死了，大家知道鬼放頭說話，反正家裏只剩得大大小小的了，什麼都不怕。再往下推，於是再推老頭子。我們看到這情形



那不妙，推我老頭子：一、一爭姓不姓，二、敢罵起武裝，經不起風浪。幹部說：「不要老頭子不姓，老頭子辦事，對不對？」大家說對！「大爺說對！完全要老頭子沒力氣跑，還得裏青年人，對不對？」大家說對！「那要選兩個青年！」選那個呢？這時掌握會場的幹部宣佈：「選舉要選心在黨，不偏不倚，要選出端一碗水出來是平的，敢說敢辦事的人。」有幾個青年很熱心的討論，幹部也他注意看了看，問：「選他好不好？」大家說「他能成」。於是用這種方法選了幾個青年，選了之後再問大家，「他們成不成，他們人品如何？」大家都說「好！」

接着討論到怎樣要積谷糧。拉積谷糧。有一百六十戶（包括籠家窩棚屯），這裡有不少是中農。頭天晚上幹部會決定是中農拉去的一粒不退，確定要退的廿戶左右，佔全戶口百分之三（全戶口有七百戶）保證不傷害農以及富裕中農利益，確定只鬥爭少數饑家，而其他要他們自動送糧會。幹部群眾提出有一百多戶拉糧，小戶不要退，大家說不要退，有的群眾說：「我們窮人餓着肚子瘦得能飛上天，富人越肥越上膘。」問大家：「怎樣要法呢？」有人說：「由你們民主聯軍通知一下送來就成。」我們說：「老頭子不會送來，他會沒車拉，」有人說：「叫拉糧食的人來就成啦，拿着麻口袋到人家去，像條？」我們說：「去了順便就回去，這才切實。」群眾要糧但還不大敢鬥爭。結果在大家贊成由頭行帶到一家去拉，一家拉了，其他人家才會給，這個道理是群眾

明白的。

「群眾排好隊，到屯長又是糧戶吳國順家的時候，吳國順不讓進院門，羣衆一面交涉一面擠了進去，羣衆的階級意識和鬥爭情緒被地主的驕傲刺激起來了。」不要進院子，還要進廩子裡去。」「可是還有一部份人不敢進去，羣衆說：『大糧戶的房子就不能進嗎？看看糧戶的房子。』」這說明即是集合羣衆到地主家去走一走，也是階級教育和階級鬥爭的鍛鍊。漢奸地主的高房子，屋子裡的佈置，小孩，婦女的裝飾都是階級教育的材料。在交涉中吳國順說：『這糧食準給你們，過幾天送去。』代表說：『我們肚子餓了，不能等。』吳國順說：『請你們原諒。』代表說：『以前你們要停工時也不說原諒。』這些話由羣衆說出，給羣衆以很大的鼓勵，羣衆很佩服他，吳國順只好答應，當時代表宣佈到會每人先領一斗回去不算賬，以後全部起出，按人口分。在發糧中地主貪農都認識了代表，代表看到了個個人找他，他分發糧給人家，一呼百應不由得積極起來了。

很多人未帶麻袋，未希望取到糧。在路上羣衆說：『以前到他家買糧少五元也不成。』一個接上說：『少兩塊也不成。』又有人接上說：『不買給誰呀。』還有人學糧戶的聲音拉長說：『一百五十元一斗啦，能買起嗎？』

晚上各辦編小組，統計那些人家要領糧，多少人口，確定每人二斗。這在第二天早

上幾過代表會討論決定，並且確定那一組向那一家糧戶自動的拉糧。上午開了半天幹事會。羣衆到會要領糧，擠了很多人。有些地主把糧食送到會上，有些由羣衆直接去取。有些老百姓願到會上領，他說：「家門口隣居，到他家拿糧不好意思。」但是會上決定他那組到那家糧戶取，他還是不怕得罪人的去取。

由到吳德威家取糧，到第二分糧，這一夜裡到處受影響，貧戶要求登記領糧，開始接充我們，中農被疑打聽，後來穩定。

地主領袖被壞，幹部受各方威脅。

地主說：「想不到這些窮鬼子無賴，跟這些下賤東西（指共產黨）到人家搶糧食，是不要臉，就拿看口裏到，家裏去，中共軍來了再說。」地主吳德威後房戶王明德要

：「中央市就興來了，不怕這頭你就來。」（吳德威後來被農會叫去教訓一頓）

積極份子農民在旁聽到了，到外來幹部面前說：「這些糧戶罵我們，我才不怕呢！」說了一次又一次。積極份子說不怕，但不斷的說：大概還是怕，腦子在鬥爭。尹再君說：「不要再說了，聽到誰說簡直把他抓來。」

分糧時候，又有一個抽大煙的流氓去擾亂，一到會場就叫：「爲什麼沒有我的份？」幹部說慢慢的再說。那流氓說：「我不要，我還怕中央軍來了殺頭呢。」積極份子聽了十分生氣說：「你說什麼話？」於是衝突起來，流氓把積極份子踢了一腳，積

份子跑回會裡借一根槍去抓壞蛋，這是啓發農民握槍的好機會。

晚上張福順老頭跑來說：「我的兒子在松花江邊種地回來，聽說我作代表要糧，哭了，說中央軍三天就到了，怎麼辦？」我說：「那怕什麼，咱們拿的是積穀糧，先把肚子吃飽再說，不過這些壞蛋（指屯長糧戶）不能不防。」向工作隊要一根短槍，他說：「我這已得罪糧戶，他們都有槍，備不住在那裡給我一槍，我有一根小槍，打死他，我五十，他三十，還賺他二十錢。」我們說短槍沒有，給長的，他說不能叫地主給辦，我們說可以向地主起。老頭表示下決心去幹，他說：「八路得人心。」他說他從關裡來，知道八路由一小塊得到了大塊地方不會敗。

國民黨飛機不斷偵察轟炸，部隊不斷來往經過，江邊上的老百姓都搬空了，可是陶賴昭農會上變得更擁擠了，各牌組織農會，發現十九個積極青年，他們熱心的算着戶口，解答各戶的問題，反映群眾的也是本身的痛苦要求。十九個積極青年加上原有的幾個代表，在三十日分到各戶拉糧。

有一家糧戶不給。於是發動更多人到他家去，經過小小的鬥爭，給着了。群衆情緒太高，有兩個青年在頭三天見我們幹部就溜了，或者勉強的說兩句。在這鬥爭勝利後回來說：「這是我帶着去的，他糧戶不給不成。」可見落後份子在運動中也會積極的，雖到困難，經過鬥爭，情緒是會更高的。

戰爭空氣更濃厚，戰爭威脅更嚴重，但是街上人多起來了，特別是會上的多起來了，更特別是青年人多起來了，支持前線要的是群眾，是人，特別是青年人。

但是羣衆還未經過嚴重的鬥爭，而且還有很多抗活的青年未參加行動，也未經過教育，於是決定分頭召開一個租種地的會議，各到三四十人，抗活的會議上工人提出五條痛苦：

1. 一年忙到頭，養活不了一個老婆。
2. 忙病了，歇一天工扣一天錢，吃藥自己花錢。
3. 東家和抗活兩樣伙食，工人是得鹹菜一根大葱。
4. 過年過節才吃到肉，其他月月日日做回回。
5. 米價漲，工價不漲。

關於工資及地租問題，大致提到了一下，由於不明白扶餘縣委對這方面的規定如何，未作確定，而把鬥爭內容轉到清算上去，因為這鬥爭更廣泛，參加人多，得東西快。

只要放手給羣衆好處，經事實和行動中證明，我們是爲了羣衆，爲了羣衆翻身，羣衆會用腦想，這樣的軍隊爲什麼要打他呢？打他的入必然不是好人，羣衆有良心，對於這樣的軍隊，不論做什麼事應幫助報答，這是農民的簡單的樸索的但是正確的想法。

六月一晚，政府把當過警員吳長的漢奸逮捕了，由關賴昭屯農會通知各屯去分漢奸的糧。這樣做法是出於戰爭情況緊張了，要軍普遍的吸引群眾參加和分得好處，各屯去了三四百，男女老少到車站去搶糧食。隔江反動派的炮打過來，群眾亂了一下，但是還是拿糧食，同時農會幹部都裝起來，他們能有二十多人拿槍，但是缺槍。他們拿了幾枝槍各處去抓副區長這個老警察。

羣衆提出很多材料提出清算。

整個經過告訴我們：戰地羣衆因受敵地威脅，是較困難發動的，但是只要深入羣衆體貼羣衆，一心一意爲羣衆服務，羣衆就會接近我們。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易鬧的鬥爭開始，引導到羣衆行動起來，得到好處。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後引導到深入鬥爭，武裝鬥爭。起初認爲要積穀糧，對僑漢也說得過去，是有理的，中央軍來也說得過去，但在退讓中也發生了口角，由於言語衝突，積極行動，進一步得罪了地主。由於害怕又武裝起來，再加上羣衆擁護，階級的仇恨心增強，畏懼心減少，鬥爭擴大起來。開始時切忌口號提得過高，時間拖得太長，規模佈置太大。小小行動，逐漸提高，這樣免得碰釘子。

另外，戰爭地區向老百姓要大力物力，而發動羣衆主要給老百姓東西，這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的解決，必須向在老百姓要東西方面盡量節省，要盡量合理，主要盡另一方

而要放手給老百姓東西，要糧給糧，要地給地，方法是由群眾鬥爭取得。所謂放手，就是羣衆向地主漢奸算賬，要多給些就多給些。所謂放手，就是政府部隊不要貪圖青馬車馬料等，而要慷慨給予羣衆。陶賴昭區對於王某漢奸糧食，還想等一等清算配給，政府不放手給羣衆，開拓地水地也是不放手給羣衆，怕分給羣衆改成旱地。其實應該羣衆要分就分，給羣衆就是一年不種水田，來年勸其再種也可。現在不分，反動派來，真的能保證種水田了，不是農民吃大米而是地主吃大米了。東北可以給羣衆的東西很多，領導幹部應注意領導發現。

再次必須打破一種觀念，認爲打仗不能發動羣衆。只有老頭老婆是自然現象，不必悲觀，羣衆幹部情緒波動是必然現象。要好好好的掌握也不必悲觀。因爲羣衆要翻身，要吃飯，要訴苦，要報仇；不是個個如此，總有些如此，子彈打來還是要幹。有人能說着槍炮搶東西，發洋財，難道正當的糧食能餓着肚子不措。

最後在反清算各項鬥爭中，必須指出中央軍就是漢奸、土匪、糧戶，鬪了漢奸就是打了中央軍，糧戶想拿中央軍殺我們的頭，來嚇我們，反對漢奸，中央軍來了殺頭，那裏中央軍不是漢奸是什麼？據理清算，中央軍來了也要殺頭，專殺窮人的頭，那裏可想而知中央軍反對窮人的軍隊，不如先弄到糧食吃飽肚子，幫助民主聯軍打中央胡子，那主要還是嚇我們，那我們就先下手爲強。

## 學習孫良才同志的群眾作風

孫良才同志，山東館陶人，今年二十七歲，以前在冀魯豫解放區工作，去年十一月到東北，任鐵嶺中心縣委組織部長，後兼縣委書記。

他到鐵嶺後，和許多幹部眼光望着大城市相反，他一到工作崗位上，就組織了六七個幹部成立工作隊，離開繁華舒適的鐵嶺市區，深入鄉村，除了開縣臨參會的短短期間進城出席大會以外，一直沒有到城里住過，他是一開始就把發動農民當作自己工作的中心任務的。

爲了和羣衆打成一片，他已養成了極爲艱苦樸素的羣衆作風。他長期穿着一件黑色粗布長衫，從來沒有穿過皮鞋，去冬穿着從冀中穿來的破布鞋，以致把腳也凍壞了。他不抽紙烟，而是經常抽着那農民們最習慣的旱烟管。伙食經常是小米麵做的窩頭，他把這種農民的食品裝在掛包里，在各村間跑來跑去的工作，在最初很久的時期內，他連手槍也不帶，也不騎馬，一個人僕僕風塵地奔走工作。他和那時鐵嶺某些幹部花很大精力



爲個人搞上好些槍馬的作風完全相反，他不要組織給他個人什麼東西，而且絲毫不受這些人的影響，他是毫無個人享受個人打算的。

他和下層群衆有密切聯繫，他和他們很接近，而不是像有些人下鄉後周旋於地主富農之間，卽下層人民「格格不入」，保持着遠遠的距離，下層羣衆都和他接近。團結在他周圍，大家都叫他「孫孫」「孫隊長」。後來才知道他是縣委書記，叫他孫政委。孫政委說的話，在羣衆中有很大的信仰。在發展黨員時，許多羣衆聽說孫政委是共產黨員，因此都要求入黨。卽此一端可以看出孫良才同志在羣衆中的威信了。鐵嶺鐵西區的工作的開闢與發展，和孫良才同志的名字是不能分開的。

他很注意培養本地幹部。在三個月中間辦了三期農村幹部訓練班，受訓練的三百餘人後來都成了區村幹部。

國民黨反動派進佔鉄嶺時，他正在病中，但他不願離開，堅持工作，對於艱苦困難的環境毫不畏懼，大大鼓舞了區村幹部的信心。直到現在，他仍在鉄嶺農村里鬥爭着。

(勝利報七月五日)



## 地方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馬斌

### 一 幹部問題

雙城蘭陵區縣委派下去的民運工作隊，一組十二個人，其中有六名在偽滿省府縣公署村公所服務過或在人民最仇恨的警察科勞工股幹過事，另一組十九人，其中有九個人在偽滿政府當過差。全縣民運及糧食工作隊中類似這樣的人合起來有五百五十人。他們穿的多是制服皮鞋，還有穿西裝的。在尚樸村屯子裡住在最大的糧戶家，農會招呼這個糧戶，給他們做粳米飯吃，頓頓有豬肉。在另一個地方，則說這是地方要給工作隊殺豬宰羊。當縣委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工作隊說：「現在豬肉比大豆腐還便宜。」這裡面不可枚舉的有很多貧苦知識青年，但是他們淹在裡面不能起更多的作用。

什麼幹部做出什麼工作，他們在尚樸村中一處屯組織的農會如下：

農會會長：姜福明，當過老警察，現有一畝半瓜地。

農會副會長：李豐村，租種卅多塊地的富農。

組織：周復林有三塊地。

宣傳：傅洪儒有八垸地。

經濟：任均祿有十一垸地，五間房。

武裝：孫國章，無地，國兵。

屯長：薛子富有三垸地，當過胡子。

農會裡幹部與二名自衛隊（其中二名當過國兵，一名是年紀大的「九一八」前當過兵的老兵痞），合起大伙，還僱一個大師夫做飯。

他們在上浦村組織的村公所如下：

村長：關壽康，租地垸數不明。

文書：張文善，有十五垸地，當過國兵三年。

民政：王春西，有廿五垸地，中心小學校長。

調解：王子合，有廿五垸地，曾任偽滿稅捐局長。

公安：關慶餘，有地十垸，偽滿任區長。

教育：溫孟上，小學校長。

世襲：劉成魯，在城裡大商人。

建設：傅成魯，有地八垸。

這一處屯子裡有一百二十戶人家，其中據說相近有百戶是無房無地而赤貧、賣工夫

的、抗活的，工作隊不去接近他們，不去了解他們，把農會領導權交給中農及成份不好的人，把政權交給統治階級。他們身上背着短槍，手上戴着手錶，晚間住在地主家。白天裡出去工作。窮人要拾柴要賣工夫那有空開會。不遷就群眾，靠群眾來找幹部，結果來的不是十分貧窮十分受苦的，而是能說會嘮，有頭有臉的「積極份子」。由於幹部中很大成份是舊職員，群眾知道了底細，根本就反對，不能公開起來反對，就表面出以應付恭順，這種應付和恭順是在高滿時期對偽滿職員的態度和心理來對待工作人員的。把這完全當作群眾的真心擁護那是看到假像，而不見本質。可是這種假像常常欺騙了領導機關。由於幹部中很大成份是偽滿職員，在發動群眾時，不會、不敢、不樂意說反漢奸的話，作過管勞工工作的，怎樣能鼓勵群眾反對勞工股呢？自己還未清算了自己，如何能有勇氣發動群眾清算別人呢？羣衆看到你當過偽吏，有苦也不願說：「什麼苦你們還不清楚呢？」這種隔閡不能避免的。由於幹部中很大部份是偽滿職員，領導機關常常聽到他們反映當偽吏的苦衷，這是很自然的。在偽滿時期，地主要出餉糧也苦，可是受壓迫和剝削的工農一面就輕描淡寫過去了。我們了解偽吏地主在日本統治下是苦，但基本群眾更苦，偽吏地主吃好的也受打罵，但他們欺壓基本群眾，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群眾視點階級意識就因多接近這些成份而受損害了。

這種現象在扶餘縣陶賴昭區也有，原來當過五年警察的當過村助理的漢奸，事變後

不敢上電，怕羣衆報仇，也居然被選爲兩個村合併的一個區的副區長，升了一級。如果稍微爲羣衆設想一下，有了這個區長，敢拍頭嗎？敢說話嗎？敢翻身嗎？

正確的幹部政策應是：在羣衆團體和政權機關中（除掉還未經改造的政權還須用若干特種職員外），一律不再用警察、特務、漢奸、偽吏、胡匪、小偷、兵痞、流氓、煙大煙的、扎嗎啡的等、羣衆團體是完全新組織的，這些人一個不要，政權機關逐漸改造，留一些非重要的職員辦事，人民還不會認爲是民主政府的人，如果太壞人民敢革掉他。個別改造了的舊職員，也不宜參加羣衆工作，除向一定機關及人民宣誓外，暫時担任機關技術工作爲宜。

## 二 政權工作

在雙城尙樓村及扶餘第八區，未發動群衆即都成立了民選政府，而政府的成份已如上述。選舉了這種成份，據說是按三三制原則選的。幹部到區裡，首先召集各階層會議（不首先召集實工夫的抗活的會議），還補開士紳座談會，到士紳家拜訪，經過很短時間的抽籤選舉政府，羣衆未發動，未翻身，未有組織，上層勢力者說：算，羣衆團體聲附和，這些都是羣衆同意的，羣衆是在這種情形下同意的；即是基本羣衆還未曾說話算話，還未曾有槍在手，還未發現過自己力量，還不知道自己能做主人，還不知道共產黨

的態度，還很怕有錢有勢者。羣衆選出或同意某些地主紳富農等，不是說他代表羣衆利益，而且可能他比較僞滿好些。在這種情形下的三三制，還是封建階級專制。

今天政權工作的實質，應是改造政權工作，而改造政權工作的內容，應是發動羣衆。外來幹部首先是深入基本羣衆，發動與組織基本羣衆，在發動羣衆中，麻痺直至打碎舊政權，依靠基本羣衆選舉舉民主政府。開始派下區的幹部，一般以不担任行政名義爲妥。如担任了區長等名義，也應先當農工區長（縣長也如是），然後當全民區長。

在工作方法上，行政幹部如果有官僚主義作風，則常以忙於日常事務來掩蓋其不深入羣衆的毛病。既然認識到發動羣衆爲中心任務，政權工作也以發動羣衆爲中心，而不下決心深入村屯，深入羣衆，忙於日常事務，變成不分輕重緩急的事務主義。很多能力強的優秀幹部，由於政權是人民的權利機關，而派了去，如不把發動羣衆當是自己的事，結果變成忙糧忙錢，應付人事的人物。忙糧忙錢是必要的，但是附屬的，從發動羣衆中可解決的。

### 三 武裝問題

双城南部各區及周圍一帶，一切不是經基本羣衆經濟的階級的鬥爭，武裝起來的自衛隊，幾乎全部靠不住。這些自衛隊不是在保衛翻身口號下面是在防匪口號下組織起來

的。在羣衆未發動前及羣衆已發動後，「防匪」兩個字，是有本質區別的。羣衆未發動前，防匪是保衛地主利益，因而是反動的；羣衆發動後是反對漢奸與反動地主和胡匪，而保衛基本羣衆及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才是革命的。

#### 四 領導問題

總起來產生上述現象的根本原因，從主觀上檢討：

1. 領導上不調查不研究的主觀主義作風 東北與關裡是有些不同之點。目前階級鬥爭與抗戰之間究有那些不同之點，階級關係如何，普遍的對於賣工夫的、抗活的，給以嚴重的注意，因而不依靠他們，同時常受階級異己份子欺騙模糊，或者幹部有不靠處，自己不深入，還憑主觀作盲目的希望。

2. 由於領導上官僚主義的作風，領導幹部不深入農村，因而對這種嚴重現象，不能及時發現和給以糾正。檢會縣區政府機關都是佈置沙發桌椅，沒有幾個基本羣衆進來談過問題，蓋的調撥院子，沒有住過基本羣衆的炕上。上行下效，程度不等。要糾正這一個毛病，就是號召眼睛向下，深入羣衆，要接受一個老農民的警告。他說：「你們要是能保持關裡八年抗敵那種艱苦的工作風就好了，否則很危險。」

3. 下層羣衆工作的幹部，不走下層群衆路線，到一個屯子裡，不注意首先接近和



了解抗活與賣工之間的這些點，受其最壞、鬥爭性最強與最孤獨，而忙召集一攬子會議，口頭上是要發動基本羣衆，實際上不住在基本羣衆家裡，不接近基本羣衆，主觀上是不願意地主漢奸，行動上爲了好辦公好吃飯，住在糧戶家裡，糧戶就藉此機會接近，投機份子也藉此機會來歡迎，弄得事與願違。要糾正這個毛病，必須提高階級警惕，加強羣衆觀念。這兩句話因爲說爛熟了，也就不新鮮不刺激了。現在地主組織陰謀叛變，殺我們不少幹部，殘酷的鎮壓翻身的羣衆。賓縣某區被捉去八個日偽隊員全被殺掉。與抗戰期間不同，現在是和法西斯爪牙與封建地主結合的反革命勢力鬥爭，是殘酷的階級鬥爭，只有依靠基本羣衆的起來，不要想得到地主的同情。我們自己是基本羣衆出身，我們依靠羣衆吃飯生活，我們爲羣衆服務至死，爲什麼不能注意基本羣衆家裡呢？住在窮人家裡，窮人的尿也是香的，窮人的小孩子哭也是好聽的。不因爲是尿、不因爲是哭，而因爲他是窮人的，一定要培養出這種感情。

4、還有一種由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產生的形式主義。如只管搭架子，不注意羣衆基本問題的解決。而去空泛的組織農會、工會、婦女會、教職員會、學生會以至中蘇友好協會。還有一種形式主義，機械的把黨裡的區鄉制搬來改造成滿街村制，把幾個村組成一個區，又在區下劃幾個鄉。老百姓也不明白什麼是鄉，對羣衆的好處也未見宣佈。這種劃法也不會發動羣衆的起來。如清算配給所、鬥爭偽村街長，因劃行政區而混淆了。

還有一種空口喊不行動的毛病。如街上寫着有冤伸冤，有仇報仇，寫着反奸清算運動，這些字基本群眾不認得，只是刺激了漢奸地主，提高了他們的警惕，而實際並未清算。這對羣衆有什麼好處呢？開了不知多少得罪地主的會，給了羣衆很多安慰，但是羣衆未得着糧食、土地，弄得會也不願開了，或許在召開會時派個小孩子去聽聽。這些作風，都是妨害羣衆運動的。

今天儘可擴大農工聯合會的職權，除動員糧、草等事情外，一切有利於羣衆的事，統由農工會去辦，使農工會代替政權，建立威信，擴大羣衆基礎，培養羣衆領袖，鍛鍊出羣衆團體中領導組織的工作的能力，成爲一種政權的過渡階段，然後把他們選進政權機關中去，這種改造後的政權，就會是羣衆自己的最鞏固的政權了。

各地都喊着缺乏幹部，但又不敢放手提拔羣衆，積極份子，他們初擔任工作，能力上當然要弱一點，但他們與羣衆有關係，他們熱情的要把工作做好，就會通過羣衆路線去辦。這種幹部比外來幹部作用要大。

